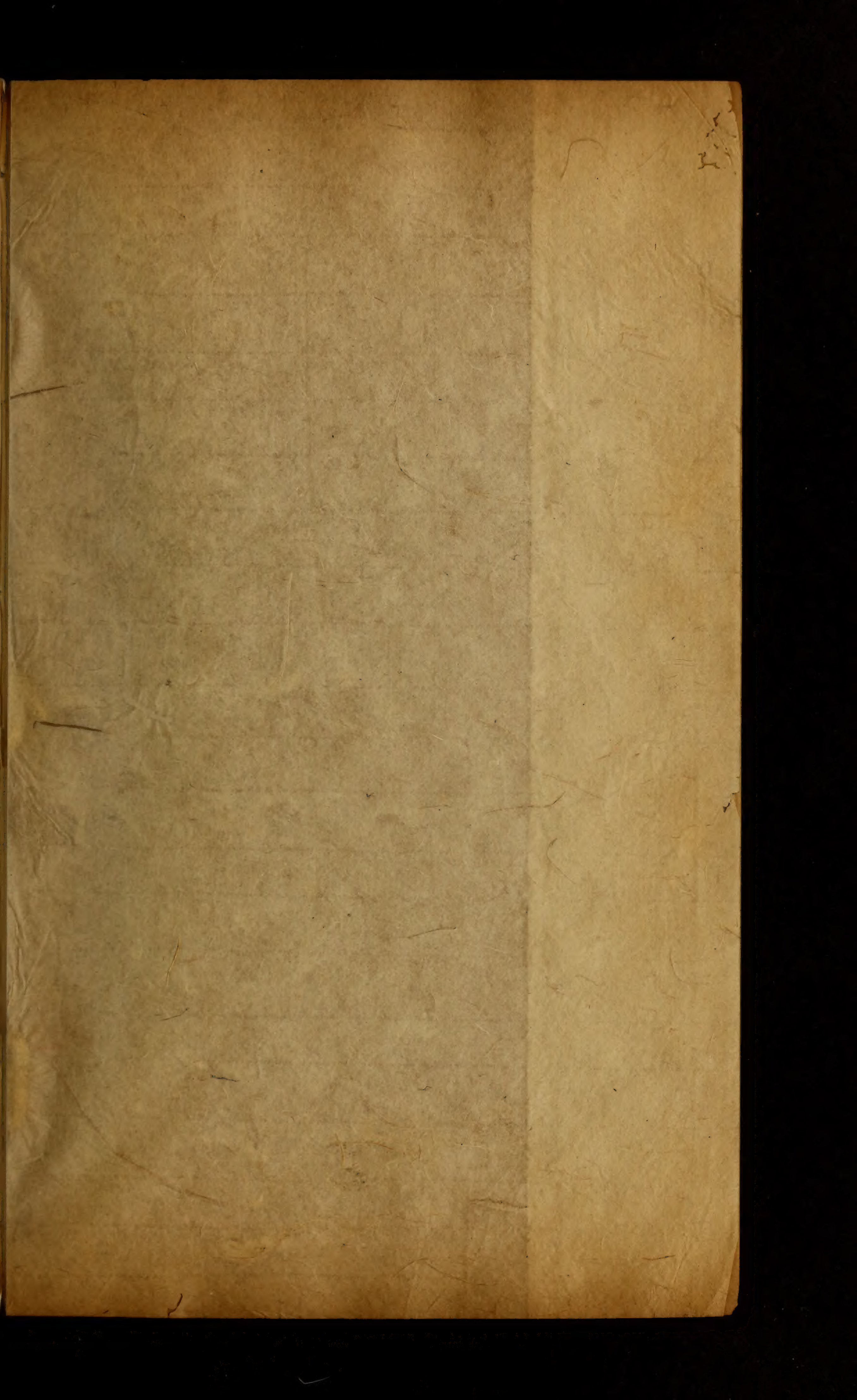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新安姚訓源　同里葉大魁仝較

十三世孫潛聲沛浩潤重編

書

與釆芩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

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歉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

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繇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

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為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為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為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慰某鄙
劣無狀向嘗獲厠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
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弔之意闕然不舉獲
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損辱手
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
辭强顏祗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
一門之内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
忘其跡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
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
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

為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頹波橫流之際不為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繇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羣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宇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修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

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修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文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繇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逝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絶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聊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奠望令親

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絜酒豕雞恐不蠲
潔不復賁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巳甚
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繼續其後
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
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
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
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
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
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喙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

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於百世揚先德於天下以稱聖朝崇奬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釆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違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衆措疏濶事卒不成

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於羣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旣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 缺 聞乎不决其眞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顚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

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愛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奬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憮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

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
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
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
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
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
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
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
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
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

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修於已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繇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諭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

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繇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繇後則自欺不可也繇前則事其說必當從

其教必去夫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剃髮披緇必水飲
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
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
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
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
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
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詢其人慕佛氏冀
福利禍不可冀而禍及其身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
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
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

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眞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葢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鋭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

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旣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

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悶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然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

於深怒遠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
成人在乎愼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
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
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
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
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
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違別而來蟄伏田里衣冠而
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聞

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汩汩騖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誚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輙俛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

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蚤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鄉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婣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於外攜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於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

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婺無所往故至於是足下之鄉學於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已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

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為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

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録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囿若耳聞而目見至

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鳧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壽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輙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

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

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論矣人皆
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
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
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
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
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
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顏
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
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
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

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繇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

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伯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戇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歡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頑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惎不遠與昔者愛僕

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

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殁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爲文也缺誤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

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　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

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
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
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
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
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鄙俗之陋也夫
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
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
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
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
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

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為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為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修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為孔孟累也直為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

不能以動人羣羣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僕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與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禀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者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見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見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

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謌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絶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投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訢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

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而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羣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

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嘆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懇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剴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疵[誤]爲僧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閒同游也必

有所羞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憐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　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

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得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

或遂致債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於近代莫不皆然繇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敢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其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

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閎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
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門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
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
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睨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
以間之而彿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
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
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
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
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

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
盛德質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
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與言悲
怛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
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
敝者倘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
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
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
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
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

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踈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略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痞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瀹麥飯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

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
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國士之行
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
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
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
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
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顧乏去人
行又懲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闠人行強起
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人[illegible]
見叔卑得子　令兒而下想皆平安叔美

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倫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兒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鄰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頹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

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爲眞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憶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慍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寐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集於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

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擧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曁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覗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

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
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况天道固無此理耶
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
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
顔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
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
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
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天玉
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耶
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與操而同歸者何限而

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耻欲求為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年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畢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助亟為僕所望

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望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乘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犂然溢乎翰墨間摩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視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

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恐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狠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眞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

而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絶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旋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絶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

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願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尌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

所建明畫貴抑揚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慕
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
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士有繼其
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
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
扶植斯文

春聞僊華還管稷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
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閫
宅尊稗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
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

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為吾之所學本非為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為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為如何雖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傳年踰及蘇公欲為太史公撰述文字苟其學意有一意頗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

其故也倫兒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貴隴幸爲省覲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修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山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溪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兒轉索一本如戴公遊彦成處恐有望兒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

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修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於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

集託之叔焉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决難泯没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甚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遺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

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凉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

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巳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巳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

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
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五首

僕為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拖愚守陋泛然與
世浮沉非有超羣之才絶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
奧未嘗不悚然内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
而絶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
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
滋甚子儼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巳推奬足下遂從
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

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己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為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己以為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為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

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愿決非妄謾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已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不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為愛不

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謂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駃騠享大璧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已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

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於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誥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

之文將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乞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

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隘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誥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襃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

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
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
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
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
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
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
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
四人之文凡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
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
耳而世顧他之爲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

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麗狖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惟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

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懣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繇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决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輒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眞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袁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闇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繇淑乎人天之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

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

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是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袪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黄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悅然想

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
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
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
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
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
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
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
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
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
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

昔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
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陋僻壤
之望因欲者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
人事也僕也焉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
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
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
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
況纖微脉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
欲假書以傳僕雖駁其爲計不宜若是號也且萬世
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

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將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為勸

與邵貢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卽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宜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痔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

美望即見臨眷眷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巳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證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眷眷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
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效寒熱痰咳略無少
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
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
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
冀勿外幸甚閩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
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敝親童伯禮丈令閫
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
懇令郎答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

他辭卽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
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
見豈以雨故愆期耶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
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鐵
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
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
悵怏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趣昨日已還童宅臨
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

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迹乃所願也茲族弟姓長亭特致此懇尚冀俞言以盡謝應不宜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疾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黄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令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宜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蒙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恃愛有懇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終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illegible]　十三世孫　聲沛 浩 潤 重編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室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

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殁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就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

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巳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巳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

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雖少至老而不以爲遠雖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踰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

人之途恤恤乎其自甚先人之殁天下未有所聞每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
内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
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
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
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於他日而吾二
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
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
之爲美故嘗借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益朋

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剴切過闕輒赬爾變色以爲發巳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恐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

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為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為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簡慢易意雖號

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

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旣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於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

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歳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冐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尚未畢釋哀變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輙爾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爾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illegible]

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關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録而鄭氏以布衣絫名其籍於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旣已得之矣能師其勇

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於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眞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於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尙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論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睥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

也僕嘗恠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汚壞上隊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牿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眞有以過

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

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撰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知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巳之識既不能决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以見

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自足下别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

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巳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覩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益欲自致於寡過

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
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
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
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
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
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
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
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
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
聞也林左民爲樂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

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巳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巳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釆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釆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頹於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

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

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已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爲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餂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决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凛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

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目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為奇也雅子刻雪以為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為奇也哉足下之為奇固非此類然旨

近味淡乎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資之本未嘗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務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本之根而嗜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勃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俚也典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辨而理滑而章秩乎其有儀彬乎其不佻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易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施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澀滯之態者求於高遠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

惡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君之所同猶竊
剽剝無所顧忌以為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
蹈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
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
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
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壽鼠
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甚既而疾良愈自醫者
言之甚驗俾妻吏自愈者言之雖知其妄與否乎僕
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
近得足下書慨有儆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

志食如吾子所戲粉餙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嘶
恨
歸平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
後知之所望
之兒愛也無以爲報
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
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
以爲
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修詩最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
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
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原多缺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隆地巳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與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

禽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葦爲巢爲窟以相居拊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繇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易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

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

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譏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慮

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

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閒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

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敎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少舍已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於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

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歲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廹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繇千里遣徒齎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閔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恃不足之心者也炤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

而有之雖樓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益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之累者亦不

爲少陵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吏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傳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旣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

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旣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之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

雖不能言烏敢率愛於吾言乎哉箕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見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

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謏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僕之爲辭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

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眞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刼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國者群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

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繇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繇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旣完病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敎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君

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月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

里恒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
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
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
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
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聽時時廹蹙督責不使有
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
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
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
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
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

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氏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繇見之適見其弟見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待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延璧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肯假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慁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為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儗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為同則可謂金與石為同則不可為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蓋金玉之類

也漢儒以黄憲比顔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顔子與黄憲並稱固非尊顔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顔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顔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顔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今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俊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繫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旣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籍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上匆匆不宜

答林子山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

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况吾兄之教乎茲辱書晨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謏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餙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遺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

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煢獨孟子之為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為物所蔽則或汩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已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為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為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

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體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問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滎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況潜乎天人之奥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粱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還笑方愚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

莫與娛諸生講說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綴

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倡道

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

諢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啟齒一笑願自意無

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

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

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

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

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

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

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二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

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illegible]
疑也以之爲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
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
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
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
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
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敬尊孔
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庸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
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
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穫有悔往歎今

之心如買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鋭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斷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

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愿欵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

發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爲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庸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

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耶則孔子孟子

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覼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佻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取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使觀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進乎[illegible]

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俛常可喜之論袪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耶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其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

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儗溢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儗人必於其倫若南宮括以禹稷儗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儗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儗之一不當且若是況其何如者

而以擬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

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

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

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

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逹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

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

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其者

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

欲書即止未甞專攻於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

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

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誣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

賢之道以為斯道非文[illegible]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昆
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
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
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
賢之規矩益將習之以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
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
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
有益於人而後止此其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疑
者非其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
覺流於狂僭二兄諒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

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親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而爲

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將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儻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於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

見惰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禮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尙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於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之矣繼此有

問其烏敢默耶 原多缺誤

某鄙樸戇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於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其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慇懃甚至其

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為文辭

好豐顋長髭言如轉丸步

為當世所喜者不可 學彼皆自以

為出群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

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夫足下秉深逹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艮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顧視而指麾之父兄雖

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
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
人北游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
十子之遺蹤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
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
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
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
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
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

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與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卻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

庸態然也近有人聞其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瞯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其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怪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

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
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
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
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
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
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其
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
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

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寶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以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譏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

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雖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祗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其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其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跡乎且世之風俗濁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詘冀世俗之信

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其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

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

乎今吾子乃能發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豈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若於行發而云未知其過及吾見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欲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旦暮見在布衣中不忍棄其友已知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讒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

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欵似非流俗之相紛詆者故略據意可否無所閟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孝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燹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

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寄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簡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鳶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己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覘顏閔

華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修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言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頌而問之

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
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
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
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
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
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
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
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尙少進焉苟所憂不
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急於為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窶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諫乎欲遜而不答則賞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

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顛倒細纖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修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

言而不拂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顔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盖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强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

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錄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講道蓋久乎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哉夫有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焉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

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僕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况足下尊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慨慨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摘纇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及於僕將附者不違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恍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

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覆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訕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黄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於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眞可耻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耻者也然古

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録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者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邈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

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齋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傾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

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

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仡仡以懋
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
嘗少言已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
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
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
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誑少或有志
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
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
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
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

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内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焉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

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

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愧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

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

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系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修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擇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

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予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泳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蘄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

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於奇孤不偶之數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繇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覩彼箋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怫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

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其夫覆醢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衮冕絺繡之美於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於藜莧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艴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潦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

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辯於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嚬噫使

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 缺 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

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儗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吶且戇也

與盧編修希魯

三月中嘗與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旣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餘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月水陸幾七千里蒙

被國恩例得册車輿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
虎牢崤函潼關之北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
之故都弔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
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
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
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
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絶少生徒數十人聰明
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
嘵嘵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
望道德之修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

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癭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入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修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旣率己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

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厭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已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

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略報一二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礲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騖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葢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辟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

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丙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如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為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謙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為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為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娼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

忍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誘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葢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敎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已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

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簡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略亦易見言温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

才伐已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覩雖未必其為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褰裳疾趨以小人為的而復自以為是譬猶李赤之遭厠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譏人之言以圊溷為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為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為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子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

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黙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蔚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

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甚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踏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

是也古之名世者其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辭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

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典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翼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

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耻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繇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未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

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巳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覯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踈者

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葢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変前強李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是

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得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戇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

淺狹而有作竊覸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踏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温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　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别

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王一友
丁良譽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一終

